



母亲

□张俊民

夜半,或是凌晨
母亲摸进我的屋门
手里端着一杯温水
轻声对我说
咳嗽咋还没好
喝口水,压压吧

我睁开眼睛
半天才想起
母亲已经走了很久
我咳嗽了两声
喝下了自己的泪水

她的喜悦

□郭涛

母亲习惯早起
习惯去菜地
看一夜露水之后
那些葱呀蒜呀
洋芋呀玉米呀
迎着晨风
接受她的巡视
她喜欢这样的时刻
她享受此刻的宁静
她小小的喜悦
也只有
我知道呀

母亲生活在陕西关中一个惬意的小村庄,这里有山有水,有淳朴浓郁的乡情。从记忆开始,父亲一直做生意,镇上第一个盖房子、买彩电、买汽车,算是乡亲们心中的“大人物”。每每提起过往,母亲脸上总是洋溢着满足如意的笑容。

无论什么时候家里来客人,母亲总是不停地安排父亲干活。“丽丽,帮我洗菜,丽丽,帮我挑点水。”在母亲的呼唤声里,我们姊妹几个也总是开玩笑说,母亲是见不得父亲闲下来,似乎父亲永远不能离开她的视线。说起丽丽,一直是他们彼此称呼对方的称谓,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,但这个称谓也成了母亲现在唯一能说的话。

前年11月的一个晚上,我正忙碌着换床单被罩、煮肉烧汤,给孩子们做各种各样的点心,一边哼着小曲,一边沉浸在父母第二天来家里的喜悦中。7点左右,电话铃突然响起:“萍儿,快回家,你妈不行了!”话还没有说完,只听见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120的鸣叫声……下午我和母亲通完电话,她还在给我和姐姐挖香菜、碾辣椒面,怎么突然之间就……那一瞬间,我的心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掏空了,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匆匆赶往回家路上的几个小时是怎么熬过去的。

到医院已经11点多了,车还没停稳,我就冲进医院。虽然是半晚上,大厅还是有很多看病的人。这个从小就熟悉的医院,忽然那么陌生,通往手术室的走廊黑漆漆的,寒风伴随着我沉重的脚步,结实地砸在地上,这回让我毛骨悚然!总算跌跌撞撞跑到了手术室门口,大老远便看见父亲背对着电梯蹲着,地上的纸盒里塞着满满的烟头,听见传来脚步声,父亲急忙转身,看见我的那一刻,他忍着全身的疲惫缓缓站起来,顺势丢掉手里的烟头,一把将我搂进怀里,干裂的嘴唇颤抖着:“我没有照顾好你们的妈妈,但我给医生说了,我们要手术,我们不放弃!”我用全身的力气点着头:“嗯,我们不放弃。”“萍儿,医生说你妈再也站不起来了,也不能说话了。”话还没有说完,父亲就已经泣不成声,哭诉声让这个黑漆漆的楼道更加阴森了,昔日里那个高大坚强、雷厉风行的父亲瞬间崩塌了,像个孩子。

手术总算成功了,但母亲一直在重症室昏迷着。医生让我们每天进去一个人,进行亲情呼唤。我们几个排班轮流进去,无数次呼唤着妈妈,眼看着一天天过去,但病情却没有任何进展。直到有一天,轮到父亲进去了,按照护士安排,家属进去要给病人擦洗身子,父亲一改往日的流程,趴在母亲耳边,轻轻呼唤着:“丽丽,醒醒,醒醒,孩子们一直等着呢,听见我说话了吗,让我知道好吗?”惊奇的一幕在那一刻发生了,母亲艰难地移动着左手食指上的监测器,她应该是想卸掉检测器,就可以抓住父亲的手了。虽然睁不开眼,但眼皮也在用尽力气翻动着,不一会儿,眼泪就顺着脸颊流淌下来。已经昏迷了11天的母亲在父亲的呼唤下有意识了,她醒了!

母亲的「丽丽」

□林萍

为了做更多的亲情呼唤,让她尽早恢复意识,我们请求医生安排母亲从重症室尽快转出来,那段时间是最艰难的,眼看着曾经漂亮能干、能说会道的母亲在术后的恢复期痛苦挣扎着,而我们每个人也因为无能为力被这种痛苦折磨着。那段日子,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护工学习各种帮助恢复功能的方法,前来看望母亲的亲戚朋友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,说得最多的就是让我们想办法告诉母亲很多往事。

记忆里,母亲最爱说东家长西家短。“你看人家强强,每次回来带他妈逛菜市场;隔壁二娘又去深圳了,每天带孙子跳广场舞;和你你姐干嘛非要嫁西安,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……”每次她说别人家孩子,我总会直接怼她一下:“快去找别人家孩子给你当妈,我们三个没一个好的!”说完这句话,我头也不回就走了,母亲被我气得吹鼻子瞪眼:“赶紧走走,回西安去!”然而,无论再怎么生气,返程时候车的后备箱里总是塞得满满的,母亲也总会给孩子们书包里悄悄放千八百元钱,虽然不多,但对于一个农村家庭妇女来说,这都是她平日里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。

记忆里,母亲一直爱唠叨、爱生气。每当她看哪里不顺眼,总是习惯以一家之主的口吻训斥每个人,我经常悄悄说父亲:“不能再惯了,已经登天了。”父亲总是笑一笑:“你妈比我小,得惯着,外公外婆走得早,从小家里条件差,早早嫁到我们家,物质上虽没缺她,但她个性太强,一辈子也没少操心,劳苦的心,劳苦的命。”是啊,一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,嘴上不停指责、唠叨父亲,手底下却想尽办法,换着花样给父亲做好吃的。父亲忙碌一辈子,风里来雨里去,因为总是在工地上跑来跑去,难免鞋上沾泥,腿上带灰,母亲一看见就吆喝:“丽丽,赶紧换衣服,跟个要饭的似的。”结果就是,她边唠叨边准备干净衣服时,父亲已经风一裹地一脚油门离开了。母亲也总是不罢休,追出院子大喊:“走了就别回来,晚上没饭。”

一切都好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场景,然而却永远不会再出现。多么期待下班路上,电话响起,一声“萍儿”的呼唤;多么期待节假日,数落我们只知道旅游,不知道回家看娘。母亲生病以来,我们竭尽全力教她张口说话,希望她能表达简单的需求:饿了、渴了、尿了……可惜,母亲什么都不会说了。现在,家中总出现这样一幕,她一声“丽丽”,父亲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她的面前,她习惯于用眼神和手指一指想要做的事情,而父亲也总会百分百的心领神会。

两年来,习惯了趴在母亲床前给她讲我们姊妹三个彼此之间好笑的事情,习惯了拍下孩子们的日常给她看,她也总会认真地听,一遍又一遍地看,看到高兴处,笑得像个孩子。我也总是趁她心情好时,“教训”她要配合医生主动锻炼,不能只靠父亲,而每每说到这里,她便会一边喊着“丽丽”,一边歇斯底里地哭着……如今,“丽丽”是她生活里的全部,也是她对父亲无尽的依赖和不舍!

寻访秦岭深处的红色足迹

□张焕军

清明前去了蓝田县九间房镇街子村。此行有赏春观景之意,但主要是去参观汪锋同志的故居。

春和日丽,行进在沪陕高速路上,路边的景色令人陶醉。一小片一小片的油菜花地不时被抛在车后,它们散落在红土丘壑之上,镶嵌在碧绿的麦苗之中,犹如一块块花布毯子飘逸在远天的蓝天之下。醉了天地,也醉了其中的人儿。

临近中午到了街子村。将车停在村边一处场院里,徒步朝村中走去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曾陪同当时的国家计委社会所的一位研究员来这里搞过调研。记忆中,车也是在丘壑间穿行,所不同的是车过之后,扬起一路尘土。那天在村中一户农家门前下车,看见门前空场上有几个孩子在玩耍,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。村干部将我们领进屋里,眼前顿时感到一片昏暗,待适应后,发现屋里有一个土炕,炕上扔着一条破棉被。村干部搬来几个小板凳让我们坐下,又端来几个搪瓷缸子,缸子上的瓷被磕碰得稀稀拉拉,墙壁被灶台熏得已经分辨不出原有的颜色。村干部说,他们这里很闭塞,交通十分不便,全指着天吃饭。

如今这里已今非昔比,行走在村里,全没了当年的半点模样。通村的道路全部铺上了水泥,家门口是招手即停的乡村班车。几乎家家

都住进了二层楼,整齐干净的院落里栽着些果树,门前盛开的桃花将农家映衬的如世外桃源。破旧农舍已很难寻觅,偶尔看见一两处,还成了稀罕,游人们兴高采烈地拍照留念。这些年持续不断的帮扶,让这里已是旧貌换了新颜。

街子村北坡一坐不高的山丘上有些民房,那便是汪锋同志的故居,也是王家的祖宅。老宅由4间民房和2间厦房围城一个院落。1910年12月17日,汪锋同志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。他16岁投身革命,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;17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蓝田县共青团的负责人;18岁参加了渭华起义,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、西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。

汪锋同志的故居是依照老宅子的模样重修的。故居陈列着汪锋生前用过的珍贵物品,墙上分不同的时期用图片展示着汪锋同志成长的经历。其中一张照片显示,西安事变发生后,毛泽东同志亲自委派汪锋作为红军代表,持他的亲笔信只身前往西安,同杨虎城将军会谈。汪锋历尽艰险,不辱使命,与杨虎城将军就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达成了协议,为此,他被誉为“红色密使”。

在秦岭山中,散落着许多红色脚步,把它们串起来,它就是一条流淌不息的红色血脉,一条用鲜血铺就的路。

红25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做战略转移,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寻找新的落脚之地。一路上他们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。这支由红军子弟组成的军队,目睹了反动派的残忍和血腥,他们意志坚强,克服重重困难,转战在秦岭的崇山峻岭中。在洛南、在丹凤、在商南,以及柞水、镇安、山阳、蓝田、周至、长安、宁陕、凤县、留坝和洋县境内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,留下了革命的火种。这其中,更是在蓝田葛牌镇、洋县华阳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,为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。

我曾经在不同的季节三次到访葛牌镇,每次去都对路口那棵大柳树感叹不已。冬季里,他巍然屹立,迎风斗雪,枯裂的树皮紧紧依偎着树干,枯枝在寒风中抖动却是威武不屈;夏季里,柳条随风舞动,婀娜的样子令人陶醉。当地老百姓说,这是棵神树,多少次面对反动派的刀砍斧劈与火烧它都挺了过来。

在汪锋故居门前,我向远处的公王岭望去,川道里,山坡上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。不远处高架起来的沪陕高速犹如一条彩带绕着街子村向两头飘去。公王岭上的蓝田猿人要是看到今天的景象,想必也一定会高兴地欢呼。

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日起,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,过上幸福的日子。



老宅新春

玉军 摄

无名花

□周养俊

四月,一个下雨的日子,应友人之邀到了赤水河边。小时候,听老师讲红军“四渡赤水”的故事,后来学了长征组歌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。赤水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那时候,我非常渴望有机会一睹赤水风采,没想到50多年后才来到了这块英雄的土地上。

走进郎酒庄园的时候,忽然天放晴了,主人说是因为来了贵客,我没发现同行的人有什么特别,却发现漫山遍野一片清新,空气中弥漫着醇香的味道,分不清是空气还是酒香。葱翠嫩绿的草木中,有一树花火一样开放着。被这树花所吸引,我就问身旁的同行者,这花叫什么名字,同行者均摇头。我又走到一位打扫卫生的人跟前询问,那人是一位中年女性,穿一身干净的工装,她抬眼望了望花树,微笑着说:“是花,这山上很多,就是不知名儿。”我向她说了声“谢谢”走到花树下。花树不高,也不粗,只是那花朵很繁、花团很大、颜色很艳,花心中金黄的花蕊又细又长。我匆忙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就赶去用餐了。

第二天早晨走出户外,暖暖的太阳已经照在高高的山梁上,路旁的的绿草叶上挂满了露珠,杜鹃花和许多不知名的碎花竞相怒放,山野里浮着一层薄薄的红晕。昨天晚上,听郎酒庄园的主人介绍说,这里多与红字有关系,身旁是赤水河,脚下是红土地,每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红花,当年红军在这里闹革命,如今酿造郎酒的主材是米红粮,就连装郎酒的酒瓶也多是红色,当然还有我没弄明白那棵红花树。

赤水位于贵州省西北部,赤水河中下游,东南与贵州习水县接壤,西北分别与四川省古蔺、叙永、合江三县交界。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,1934年10月,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,开始了大规模的转移。1935年1月15-17日,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,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中央红军在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、朱德等指挥下,辗转腾挪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,巧妙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,灵活机动,声东击西,长途奔袭,四渡赤

水,顺利突破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川军、黔军、滇军的围追堵截,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歼灭红军于川黔滇边境地区的企图,书写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“得意之笔”、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、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——四渡赤水战役。美国作家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《长征: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写道:长征是独一无二的,长征是无与伦比的。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。

据有关记载,四渡赤水战役共毙伤俘国军22122人,红军伤亡失踪19987人,其中牺牲13234人,这些红军战士牺牲的时候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,为了中国革命,他们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。80多年过去了,四渡赤水的故事一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传颂,英雄的名字也一直铭刻在中国人的心里。从四渡赤水纪念馆走出来的时候,我眼前一直浮现井冈山上的翠竹、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、延安窑洞的灯光、西柏坡的翠柏、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雕刻的文字……我耳旁也一直响着1935年赤水河清甜的水,郎酒才这么香、这么醇、这么美,这么令人陶醉。神秘的赤水河啊,也是因为你的美,古今诗人才在这里留下了无数壮美诗句。

这个夜晚,我在无名花树下站了很久,我觉得没有必要询问这花的名字了,它就和四渡赤水战役中牺牲的那些红军战士一样,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名字,可是他们的事迹、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,为世代的人所铭记。



书法 屈应超



工人伟大



劳动光荣

篆刻 胡三银